

語言學論文選譯

語法結構問題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務印書館

語言學論文選譯

語法結構問題

[蘇聯] N. S. Pospelov 等著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務印書館

1960年•北京

«Вопросы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ССС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5.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Н. А. Баскаков, Н. С. Песпелов 合編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語法結構問題》的五篇論文。其中兩篇涉及語法的一般理論問題：語法範疇和詞類之間、語法和歷史比較語言學之間的關係。兩篇涉及形態學中的詞類問題和動詞的分析結構問題。最後一篇涉及句法中的詞組問題。

這些論文的任务是研究語法構造中的一些基本問題，所用材料是具體語言，但研究的結果要能夠為分析其他語言的現象時利用。個別文章也探討某一語言的具體語法問題。在語法的基本問題上可以給高等學校的普通語言學課程和具體語言課程提供材料。各篇文章的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不会跟蘇聯語言學的基本原理相矛盾。

這是《語法結構問題》一書的譯本第二集。第一集收了論文8篇，加上本集共收了13篇。另一篇《最小的語音單位》放在本叢書音位問題討論專輯中，《句法的基本問題》一篇因與《俄語語法》有重複，因此沒有譯出。

較詳細的內容介紹在各篇題目之下。

語言學論文選譯

語 法 結 構 問 題

〔蘇聯〕N. S. Pospelov 等著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廠 印 刷

統一書號 6017·197

1960年3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0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數 109,000

印張 4 9/16

印數 1—10,000

定價：(5) 0.46元

目 录

語法范疇和詞类的关系.....	N. S. Pospelov	1
語法对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意义.....	P. S. Kuznecov.....	24
論俄語的詞类.....	M. N. Peterson.....	61
動詞分析結構是虛詞和实詞的特殊組 合.....	M. M. Guhman.....	81
詞組.....	O. S. Ahmanova ...	129

語法范疇和詞类的关系

(根据現代俄語材料)

N. S. Pospelov

本文指出詞类是詞汇-語法范疇,各种語法、語法范疇的抽象程度是不同的。詳細地說明了詞类借助語法范疇互相联合起来,并指明同一語法范疇在不同的詞类中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每一种語言的各种語法范疇都是在具体的語言材料抽象的过程中,在該語言的語法結構中被揭示出来。因此,当我們要确定某种語言的語法范疇时,我們應該注意的不是具体的詞和个别具体的句子,而應該注意如下的一些具有一般共同性的东西,也就是在某种語言中作为詞形变化和用詞造句基础的东西,在各个詞类中、在功能不同的各种句子成分中、在簡單句和复合句的各种类型中、在詞組的各种結構中、在把句子結合成复杂的句法单位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中表現得形形色色的現象中一般共同性的东西。

所以,語法范疇乃是某一語言所特有的概括性的語法意义,这些語法意义在詞形变化和用詞造句中有自己的表达法。^①至于語法形式則應該看作是在詞和句子的具体外壳中表示这些一般范疇的手段。語法范疇是通过語法形式表达出来的,而語法范疇不能

① 見《俄語語法中关于語法范疇的定义》,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第1卷,第9頁;时代出版社,中譯本,第1卷,第2頁。

脫離語法形式而獨立存在，這就構成了不可分割的“語法意義和表達這些意義的形式—語法 (Формальн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標志的統一”。^① 語法範疇是抽象的產物，因此是在某種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歷史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

同一語言的各種語法範疇從具體、個別到抽象的抽象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尚未完全抽象化的情況下，語法範疇還會保留某種程度的詞匯意義。例如，在俄語中表示人和動物的名稱的名詞性的範疇中，就保留着男女雌雄這種性別的意義。名詞數的範疇是一種詞匯—語法範疇，因為和數的形式有關的不僅是語法上的區別，同時也是詞匯—詞義上的區別；某些名詞的單複數形式之間的失去對應關係（例如 грязь [爛泥] 和 грязи [醫用泥水]，долг [責任] 和 долги [債務]）就証明了這一點。俄語中格的範疇跟性的範疇、數的範疇不同，格的範疇在表示客體關係的基本意義上更是隔絕了，和詞的具體物質意義的聯繫（例如表示動作的直接對象的賓格的意義），而只有在格的本身的意義弱化的情況下，名詞才開始表示較具體的狀語意義，因而可轉化為副詞。^②

現代俄語中體的範疇是思維長期抽象活動的產物，克服了具體詞匯材料的反抗而達到了最高度的概括。然而俄語中體的範疇也還不是完全語法化了，有許多俄語動詞的詞匯類別沒有成對的體的形式，這一事實就証明了這一點。根據 Vinogradov 院士的意見，在意義上最抽象的範疇是那些表示客觀現實中各種關係的範疇。這類語法範疇是：“如格的範疇、動詞的情態範疇、時的範疇、根據說話人的觀點來決定的人稱範疇，等等，這類語法範疇由於表示現實中事物和現象之間的關係，言語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所以

① B. N. Golovin: «關於語法範疇的本質的問題», 《語言學問題》1955年第1期, 第120頁。

② 見 J. Kurylowicz: «格的分類問題» 中區分格位形式的句法功能和狀語功能部分, 《波蘭語言學會公報》, 1949年, 第9卷, 克拉科。

完全不會令人感覺到它們是詞匯材料簡單的概括和抽象的產物。無論這些語法範疇的最初來源是什麼，這些語法範疇和下面一些語法範疇比起來是另一種性質另一種抽象程度的語法範疇，如：名詞性的範疇，動詞體的範疇，形容詞的關係範疇 (категор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名詞的人稱範疇和動物範疇以及其他類似的範疇，這些範疇和語言材料 (словесный материал) 的詞匯-詞義特點緊密相聯、和本身的詞匯基礎緊密相聯。由此可見，在不同類型的各種語法範疇的本質中存在着極大的質的區別。”^① 另一方面，在親屬語言的同一語法範疇在抽象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例如現代俄語的副動詞範疇，由於沒有性、數、格的形式，在語法意義方面，就比形動詞範疇的抽象程度高些。可是在現代捷克語中的副動詞由於保留了性和數的意義，在語法意義方面就比現代俄語的副動詞的抽象程度為低。

在作為詞的詞匯-語法類別的詞類和性、數、格、體、時、式這些較為共同的，但也是抽象程度不同的範疇之間，從個別和具體的抽象程度也有着本質的區別。詞類既然表示某種極其概括的意義（事物、性質、行為、數量特徵、狀語關係等等），所以不僅僅是詞匯的類別，而也是詞匯-語法的類別；在這些類別中在特有的語法範疇的基礎上實現着從個別和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屬於這一詞匯-語法類別的詞根據它們所表示的語法意義發生某種變化，並且在詞組和句子中起這樣或那樣的句法功能。然而這一點並不能使我們有根據地把詞類看作“高級的形態學範疇”^②，因為每一類所特有的概括性的詞匯意義並沒有在它們的形態學標志中消失。

① Vinogradov: «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原載《根據斯大林論語言學著作闡明的語言理論和歷史問題》論文集，蘇聯科學出版社，1952年，莫斯科版，第125頁。

② A. V. Isachenko: «俄語和斯洛伐克語語法構造比較》第一章形態學，1954年，Bratislava，第32—39頁。

在詞類和個別的語法範疇中所反映的並不是普遍語法（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的共同範疇，而是各親屬語言或個別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本質特點。例如，在俄語和其他印歐語中，和名詞、形容詞一樣，動詞單獨成為一類；可是在漢語中動詞和形容詞一起屬於一個更廣泛的、具有可變特徵（переменный признак）和在句子中用作謂語的語法範疇——“謂語詞”（предикатив）。^① 俄語中名詞性的範疇是一個詞匯—語法範疇，可是在各種突厥語中根本就沒有性的語法範疇。體的語法範疇是斯拉夫語的特點，但不是羅曼諸語言或日耳曼諸語言如法語和德語的特點。在英語中動名詞（gerund）可以和分詞（participle）區分開來成為一個特殊的動詞範疇，可是在俄語和德語中沒有這一範疇，而法語中的動名詞（gérondif）也和它不同。格魯吉亞語和土耳其語所特有的使成（каузатив）範疇在俄語中就沒有；在格魯吉亞語中動詞的陳說方式（версия）範疇是和語態分開的，而在俄語中則包括在語態範疇中^②。

在每一語言中，由於各種詞類錯綜複雜地相互影響，所以組成各類詞所具有的語法範疇之間的相互關係的一個特殊的體系。

在每一語言的語法結構中，詞類和它們所特有的語法範疇之間存在着有規律的相互關係。詞類是詞的基本的詞匯—語法類別，並通過它們共同的語法範疇互相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各種詞類的語法意義反映在它們所具有的語法範疇中，而這些語法範疇則又概括了作為詞形變化基礎的那種一般共同的东西。最後，在詞類中把最概括的詞匯意義“溶化”成了事物、行為、狀態、性質或關係特徵、數量特徵、行為（或狀態）的性質或狀語特徵、概括地指示事

① 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蘇聯科學出版社，1952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第1卷，第10—12頁。

② A. G. Shanidze：《以格魯吉亞語為例論動詞的行動及接觸範疇》，《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和語言學部）》，1946年第5卷第2期，第165—172頁。

物或特征等等抽象的語法意義。但是與此同時在詞類中不但使詞及其形式的語法意義定形和鞏固，並且也發生着新質因素的長期逐漸積累和舊質因素逐漸消亡的深刻過程。因此，詞類就不僅是積極的構形（包括借助詞綴的詞形變化在內）中心，也是有能產的構詞中心。

V. A. Bogorodickiy 很恰當地總結了對詞類的這種兩重性的認識，給形態學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即形態學是“一種在構詞和構形方面在研究詞類的學說。”^① Vinogradov 正確地指出，“構詞法、構形法和詞類範疇之間的相互聯繫自然也使構詞和構形過程本身接近起來”。^② 某些構詞範疇和一些在語義上有親屬關係的語法範疇的接近，也說明了上述的論點。

Vinogradov 舉出名詞體系中的人稱、抽象、物質、集合等範疇，形容詞的性質極限（предельный）程度範疇，動詞體系中的過程-狀態範疇來作為積極參與與區分語法意義的構詞範疇的例子^③。例如借助名詞的人稱和非人稱這一構詞範疇區分出動物-非動物這一語法範疇的意義；而性質極限程度這一構詞範疇則是從形容詞的最高級語法範疇分化出來的。動詞詞干的泛指或確指範疇對動詞體的語法範疇的形成有同樣的分化作用，同樣的，過程-狀態這一詞匯-構詞範疇則是說明現在時、複合將來時的時間意義以及未完成體過去時的未完成（имперфектный）意義的基礎，也具有分化作用。此外，只有當構詞範疇在詞類體系中的影響更加複雜和分化的情況下，才使按抽象程度和性質的不同來區分各種語法範疇成為可能。因為要從詞的物質基礎上凝結成如格、時、或語氣，動詞或代詞的人稱這樣一些最抽象的真正的語法範疇，就必

① V. A. Bogorodickiy:《語言學和俄語概論》，1939年莫斯科第4版，第24頁，又見 Vinogradov:《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第117頁。

② Vinogradov:《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第111—112頁。

③ Vinogradov:《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第125頁。

須在詞的詞匯意義中以及詞的各種構詞類型中有從個別和具體到抽象的過程。

2

在現代俄語中各種詞類是怎樣通過它們特有的語法範疇聯合起來呢？在靜詞範圍內起這種聯合作用的是性、數和格的語法範疇。名詞的性這一詞匯-語法範疇在和名詞發生一致關係的形容詞、變格的形動詞、序數詞和代形容詞中以及在和名詞相適應的動詞過去時和被动形動詞中獲得了純粹的語法意義。同樣，名詞和人稱代詞的數這一詞匯-語法範疇在和名詞發生一致關係的形容詞或其他詞類中，在和名詞、人稱代詞相適應的動詞的現在時、現在-將來時、复合將來時的形式中，在動詞的過去時、被动形動詞的形式中，以及用來重複前面成分的（анафорически）第三人稱人稱代詞中，也獲得純粹的語法意義。

最抽象而又完全是語法性質的範疇是表示主-客體關係的格的範疇。格的範疇在名詞中具有抽象的意義，這種抽象的意義擴及和名詞發生一致關係的形容詞和形動詞，序數詞和基數詞，代形容詞。但是格的範疇既然表現在名詞在詞組和在句子中句法作用中，所以它主要是表達名詞和其他詞類之間的句法聯繫。借助格的範疇不僅確定名詞和形容詞、形動詞、數詞和代形容詞的聯繫，並且確定名詞和具有任何語態意義的動詞、和其他名詞及狀態範疇詞（如 *Больно руку* [手痛]，*Жаль друга* [憐憫朋友]）的聯繫。由此可見，名詞和其他詞類之間的格的关系是雙重的：一方面名詞格的意義由於一致關係的句法聯繫而擴及到形容詞、數詞、代形容詞；另一方面，由於支配關係的句法聯繫，在和支配詞如動詞、名詞、狀態範疇詞組合時，名詞、人稱代詞、疑問-關係代詞、否定代詞

和不定代詞就产生这种或那种的格的意义。因此正是“格表示名詞的句法功能,确定在一定格的形式中的名詞和句子中其他成分的关系”,^①以及和詞組中其他成分的关系。

借助性的範疇的語法表現,名詞、形容詞、序數詞、形動詞、第三人稱代詞、動詞的過去時形式聯結起來。借助數的範疇的語法表現而聯合起來的詞類有第一和第二人稱代詞、動詞的現在時、現在-將來時、複合將來時形式。在靜詞的性、數、格等語法範疇和動詞的人稱、時、式和語態等範疇之間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相互關係。動詞的人稱形式具有數的語法意義;動詞的時和情態形式是根據它們是否具有性這一語法範疇來劃分的;動詞的語態意義是用和動詞組合的名詞或代詞的一定的格的形式來表達的。

但是在單個的詞類範圍內,性、數、格這些語法範疇聯合和抽象的情況是各有特點的。例如,名詞中事物這一語法意義正是由這些範疇來表示的。^②這時對名詞的整個詞類來說,性、數、格這些範疇表達了事物這個統一的、概括的語法意義;但是個別的名詞類別,即表示人和動物的名稱的名詞卻具有性的較具體的詞匯-語法意義;同樣,失去了單複數形式對應關係的名詞具有數的更為具體的詞匯-語法意義。至於格的範疇,在個別場合名詞格的意义可能削弱,這時名詞就開始表示各種不同的狀語意義并逐漸轉化為副詞。因此,名詞這一詞類的事物意義既然由性、數、格等語法範疇表達出來,因而事物意義就是名詞的語法意義。名詞的事物意義的內部變動(внутренняя динамика)決定於語法性在名詞中的穩固性、語法數的意義的兩極性、組成統一變化體等的格的意義的可變

①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1952年,莫斯科,第120頁;參考時代出版社中譯本,第103頁。

②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1952年,莫斯科,第103頁;時代出版社中譯本,第85頁。又見《現代俄語-形態學》1952年,莫斯科大學,第57頁。

性这三者結合情况。这一点特別明显地表現在名詞性(体詞性)詞組的結構中,在这类詞組中名詞是中心詞,在同一語法性的条件下,名詞可表現为单数和复数互相对立的各种格的形式(例如 большой город [大城市]主格和宾格,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大城市的]生格, …большие города [各大城市]复数主格和宾格,等等)。在俄語中,性的範疇的語法化表現在把所有名詞都包括在这一範疇之內,更明显地表現在把有动物-非动物这种意义的名詞列作为一种不取决于性的範疇特殊範疇。促进名詞数的範疇語法化的不仅有双数的消失,还有单复数範疇和“与单复数相对应并且似乎和它們交錯的个别和集合範疇”^①的分离。在現代俄語中集合名詞只用单数,当有集合意义的名詞只用复数时,这些名詞属于 pluria tantum (只用复数的詞)^②,或者在个别場合下,是复数形式的变体。^③单复数形式之間的对立越来越深是现代俄語的一个特点:单复数形式之間的重音区别愈来愈大,^④只有单数形式而沒有复数形式的名詞或者是单数形式的意义和复数形式的意义不对应的名詞愈来愈多。

靜詞的語法範疇中最抽象的格的範疇表示现实中各种事物之間、各种現象之間各种不同的关系,这一範疇是在詞形变化的变化体系中体现名詞事物意义的基本手段。正是格的範疇把所有的靜詞以及和靜詞相近的代詞联合起来。靜詞的各种語法範疇中最抽象的这一語法範疇在代詞中也得到規律性的表示,在代詞中只是指出人、事物或現象及其属性,而不說出它們的名称来。正是由于

① Vinogradov: 《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一般体系中語言内部发展規律的概念》,《語言学問題》1952年第2期,第41頁。

② 見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118—119頁;时代出版社中譯本,第100—101頁。

③ 見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154頁;时代出版社中譯本,第142頁。

④ 見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210頁;时代出版社中譯本,第201頁。

格的範疇使靜詞以及和靜詞相近的代詞和副詞對立起來，副詞沒有格的变化，起表示狀語或性質關係的句法功能。

行為的語法意義表現在動詞的各種範疇中。認為動詞不僅僅表示行為，同時也表示狀態，這是一種誤解的結果。當然，有些動詞在詞匯意義上是表示狀態的(спать [睡覺]，лежать [躺]，等等)，但是這些動詞既然把狀態作為一個過程，即狀態在進行中，所以具有行為的語法意義(從行為的具體內容中抽象出來)。行為的意義是用語態、體、人稱、時、式這些動詞範疇來表示的。然而在這些動詞範疇之間存在着本質的、結構上的區別。在俄語中語態和體的範疇都“保留着和詞匯範疇相聯繫的顯明特徵。”^①正如 Vinogradov 所指出的那樣，語態範疇“處於語法學、詞匯學和成語學的交界處。”^②根據動詞和行為客體的關係把動詞區分為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對於語態範疇來說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這種區別“超出了研究行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語法關係的範圍，因為這是動詞詞義學的中心問題之一”。^③但是，由於“語態範疇表示由動詞形式所表達的行為主體(行為的施動者)和客體之間的關係”，^④所以這一範疇有着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語法內容：因為語態範疇既然借助動詞的形式確定各種行為，即積極地作用於直接客體的行為、集中於主體(行為的施動者)本身的行為、把主體當作附着點而返及主體的行為的差異，^⑤因而在抽象了的意義上指出行為的方向。由於語態類似靜詞的範疇中語法上的性，是每一個動詞的固定特徵，所以它揭示和變位形式無關的行為的一般方向。語態範疇既包括了動詞形式的全部體系，包括原形動詞、副動詞和形動詞，因此在

① Vinogradov:《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第125頁。

② Vinogradov:《俄語》，第606頁。

③ Vinogradov:《俄語》，第646頁。

④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412頁；中譯本，第426頁。

⑤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415—416頁；中譯本，第428—429頁。

总的詞類體系中和格的範疇相對應。當這兩個範疇在支配關係的句法聯繫中相互交錯的時候，在兩者之間就形成結構上的對應關係和相依性。例如，表示動詞的主動態和被動態就須要有動詞所要求的名詞一定的格的形式（第4格或第5格）。但是名詞的格的範疇比語態範疇要為廣泛，因為格的範疇不但（在語態意義上）和動詞相聯繫，同時也和其他詞類相聯繫，例如和狀態範疇詞（болжно руку[手疼]），和不定數詞（несколько книг[幾本書]）都有關係。為了對比名詞、代詞的格的範疇和與之對應的範疇，就必須談到特殊的、能把不同的詞類聯合起來的詞組範疇（категория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這一範疇的基本特徵是能支配名詞，並要求名詞的這個或那個格。

動詞體的範疇表示行為的各種特性，即行為是不是“和內部界限、目的、結果相聯繫或者在持續中，重複進行中，不受上述意義的約束”。^①象語態範疇一樣，體的範疇也是在語法上“詞匯材料”的語法“概括和抽象”^②的產物。體的範疇由於把所有的動詞形式，包括形動詞、副動詞、原形動詞聯合起來，所以它和語態範疇一樣都局限於動詞形式的範圍，並不擴及靜詞的組合。從動詞變來的以-ние結尾的名詞不具有體的範疇，因為“行為的實詞化，行為的‘實物化’麻痺了動詞的語法特徵。”^③體的範疇的特點是語法表達的結構的成對性，以及極端對立意義的對應性。就其結構上來說，動詞體的範疇相當於名詞數的範疇。在完成體動詞中，動詞表示的行為是“局限性的，集中於完成的某一界綫上的行為”，^④同樣的，借助名詞單數範疇確定名詞事物意義中的個性或統一性、完整性、總和及不可分割性。在未完成體動詞中，行為是處於進行

①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36頁；中譯本，第27頁。

② Vinogradov:《構詞法和語法及詞匯學的關係》，第12頁。

③ Vinogradov:《俄語》，第118頁。

④ 蘇聯科學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426頁；中譯本，第439頁。

中，处于实现的过程中，因而也就是处于持續或重复发生的状态中，即揭示出行为的内部复杂性，行为的各个組成因素的繁多性，因此，未完成体範疇相当于表示許多分离的事物^①的名詞的复数範疇。

最抽象的動詞变位範疇，即人称、时、式的範疇，相当于靜詞变格的基本範疇，即格的範疇。这些範疇借助表示现实的各种关系而互相联合起来。在人称、时、語态的範疇中，行为属于一定的主体，确定行为和客观现实之間的某种关系并在实现这一行为时，在行为变为现实时，闡明行为这样或那样的時間意义，即客观時間的一种反映。正是这些範疇是述語这一句法範疇的基础，这一範疇的形态表达手段就是人称、时、式的各种形式。^②

人称代詞和带人称变化形式的動詞借助人称範疇联合起来，但这一範疇在人称代詞和動詞中表現得不一样。在動詞中人称範疇确定行为和一定的人即行为的施动者之間的关系，同时，動詞和施动者之間的联系，即按 Dobiaš 的說法，把動詞表示的行为“授予”于三个人称中的一个，是通过行为和說話者之間的关系而实现的。^③

人称代詞揭示人称範疇的方法是直截了当地“根据和說話者的关系指出人（第三人称代詞也指事物）。"^④由此可見，人称範疇在動詞形式中比在人称代詞或事物—人称代詞中表現得更为抽象。正因为这样，動詞中的人称範疇成了“謂語性的基础”。^⑤在

① 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113頁；中譯本，第95頁。

② Vinogradov:《句子結構学的基本問題》，《語法构造問題》，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04頁。

③ A. V. Dobiaš:《希臘語詞類及其形态的語义研究經驗》，《Nezhin市 Bezborodko 历史語言研究所通报》1898年 Nezhin 版，第16卷，第94—95頁。

④ 苏联科学院《俄語語法》第1卷，第27頁；中譯本，第19頁。

⑤ Vinogradov:《俄語》第452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和動詞連用时，“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詞由于表示說話者和談話对象之間的关系，所以它們永远和活动着的人发生关系，因此它們更为形式化，而且易于省略。”^①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例子：

И упал он силою и воскликнул в душевной немощи:—Батько! Где ты? Слышишь ли ты?—«слышу» раздалось среди всеобщей тишины, и весь миллион народа в одно время вздрогнул (Гоголь: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他倒下去，虚弱无力地喊道：“父亲，你在哪里？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在一片寂静中传出了回声，百万人民也同时震动起来。(Gogol: «Taras Bulba»)

—Видишь? Видишь?—старик бросил грозные взгляды на след машины, который шел по карнизу. —Вижу (Кожевников: Живая вода).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老头儿严厉地看着那沿着圍牆走过的汽車轍印述說。“看见了”。(Kozhevnikov: «活命的水»)

—Нарисовал карку?—спросил Козел. —Сейчас нарисую, —ответил Курьмушко (Пришвин: Кащеева Цепь).

“地图画好了没有？”Kozel 問道。“馬上就好了”，Kurymushko 回答道。(Prishvin: «Kashehev 的鏈子»)

在現代俄語中时的範疇不仅仅是動詞的各种形式（包括形動詞、副動詞的形式）的語法特征，同时也是状态範疇詞和短尾形容詞的必要的語法特点。因此，时的範疇联合了動詞、短尾形容詞和状态範疇詞。作为一个特殊詞类的状态範疇詞的語法特点在于这一类詞用分析方式，即借助于系詞或相对地省略系詞来表示語法上的时，和動詞不同，这一类詞并不确定現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这些基本時間意义的区分。状态範疇詞由于在不帶系詞时表示某种状态的单纯存在，所以不能表达動詞現在时形式所特能表示的示展現在时(раскрытое настоящее)和非示展現在时(нераскрытое)

① Ye. M. Galkina-Fedoruk: «关于无人称句的問題», «俄語教學法», 1947 年第 2 期, 第 7 頁。

之間的區別^①。這裡舉幾個狀態範疇詞不區分現在時的時間意義的例子，這些狀態範疇詞表示存在某種自然狀態、環境狀態、人或其他動物的生理或心理狀態。^①

А какова погода? — кажется, ветер. — Никак нет-с, *ваше сия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тихо-с!* — отвечал камердинер (Пушкин: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天氣怎麼樣?”“好像有風”“一點兒不像有風，老爺！非常安靜！”仆人說。
(Pushkin: «黑桃皇后»)

Не спится, няня: здесь так *душно!* (Пушкин: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奶媽，睡不着；這裡多悶氣呀！”(Pushkin: «Yevgeni Onegin»)

Шалун уж заморозил пальчик; Ему и *больно* и *смешно*, А мать грозит ему в окно (Пушкин: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頑童凍了手指，又痛又好笑；母親在窗口吓喝他。(Pushkin: «Yevgeni Onegin»)

Хотя бы звездочка на небе. *Темно* и *глухо*, как в винном подвале (Гоголь: Пропавшая Грамота).

天上就是有一顆星星也好。就象在酒窖里一樣，黑暗而又沉寂。(Gogol: «失意文人»)

Смотрите, ведь уж *поздно*, *холодно* (Лермонтов: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ыч).

您看，天已經很晚了，冷了。(Lermontov: «Maksim Maksimych»)

Их здесь *трудно* найти (Турген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在這裡是很難找到他們的。(Turgenev: «貴族之家»)

На улицах *пусто* (Л. Толстой: Казаки).

街上空無一人 (L. Tolstoy: «哥薩克人»)

Как *душно* и *уныло!* (Чехов: Степь)

多悶氣，多無聊! (Chehov: «草原»)

Даже теперь мне *совестно* (Чехов: Сильные ощущения).

① 關於動詞現在時的這兩種意義，可參考本文作者所著《現代俄語中動詞現在時和將來時的直接運用和間接運用》。載《標準俄語語法研究》論文集，蘇聯科學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215頁及其他——譯者注。

① 部分例子引自 Galkina-Fedorak 所著《用末尾為 -о 的無人稱謂詞的無人稱句》一文，《國立莫斯科大学科學論文集》第128冊；《俄語教研室論文集》第1集，1948年莫斯科，第70—85頁。